



山顶上的作文课

邹梓

中小学语文课有“三怕”:一怕写作文,二怕文言文,三怕周树人,说的是学习理解的难度,“写作文”高居“三怕”之首。但四年级时一次山顶上的作文课,却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写作,直到今天。

我记得,教我们四年级语文的是陆老师,一个50多岁的魁梧汉子。开学第一课,作自我介绍时,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“陆——大——字”,然后说:“我的名字有许多变化,同学们看好了——”接着,他在名字下分别写上“绿大衣”“落大雨”“六大鱼”。在老家方言中,这三个词和他名字的发音十分相似,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陆老师一本正经地说:“这叫音同字不同,是一种联想记忆法。同学们,你们以后做拼音、写汉字时要留心,写作文时也要学会联想。”

哦,原来老师是用自己的名字做引子,教我们怎么学好语文呢。那堂课,我们一个个喜笑颜开。对陌生环境的恐惧、对接触高年级知识的畏难,都在老师诙谐幽默的讲解中化为无形。不知不觉,我们都喜欢上了陆

老师,喜欢上了他的语文课。

有一次,陆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文题,题目是《我的家乡》。我们生在这里、长在这里,按理说对家乡很熟悉、很了解。可真正要把对家乡的感受写在纸上时,我们脑中一片空白,无从下笔。见我们一个个抓耳挠腮,陆老师慢吞吞地吐出几句话:“这堂作文课怎么写呢?我们不在教室里写,我领大家到山上去写!”“到山顶上写作文?”同学们“叽叽喳喳”好一阵子,心里充满了期待。

那天,陆老师带着我们步行数里,去登学校附近的小山。一路上,大家个个前蹦后跳,像一头头小鹿。高大的陆老师鹤立鸡群般走在队伍中间,我们簇拥着他一路聊天一路走。陆老师不停地挥动手臂,引导我们看这看那。山体四周,是一望无际的青绿色的田野和一座座人口稠密的村庄。从这座100多米高的山顶远眺向北,我们隐隐约约可以望到长江,向东是邻县苍翠的山林。

到了山顶,陆老师先让同学们极目四望,再让大家在一块平地上围坐

一圈,开始畅谈登山的感受。有名同学抱怨说:“山上风大,吹在身上凉飕飕的。在山下,我就没有这种感觉。”陆老师马上表扬这名同学通过运用触觉感官,捕捉到了风对皮肤的细微变化。他这么一鼓励、一启发,大家纷纷转换思路,七嘴八舌地开始发言,有的说在山顶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,比平时看到的范围大多了;有的说村庄都缩在一起,稻田连成片,它们中间的沟沟壑壑都看不见了,大马路也变成了细腰带……

最后,陆老师问:“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眼前的村庄,哪个最合适?”大家开始搜肠刮肚,有的说“鸟语花香”,有的说“苍翠欲滴”,有的说“炊烟袅袅”……凡是能想到的描写农村的词都被同学们一股脑说出来,一阵阵嬉笑声飘荡在山谷间。我举手说道:“层层叠叠。”老师评价:“有点意思,还不够生动,可以想个更好的。”老师微笑着说:“用‘星罗棋布’如何?”我们都鼓起掌来。他又问:“如果用一句诗来表示,用什么呢?”我们面面相觑,坐等老师揭晓答案。只听老师抑扬顿挫地吟

诵道:“用李白的‘登高壮观天地间,大江茫茫去不还’,还可以用杜甫的‘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’,如何?”我们用力鼓掌,心想:“老师肚子里的墨水真多。”这时,陆老师语重心长地说:“写好作文,首先要观察生活,多留心周围的人和事,其次要抓住它们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个性,这样写出来的作文就生动。最后要多看课外书、多背唐诗宋词。这些素材都可以‘借’来用,‘借’了不用还,作者还高兴呢。”

回到学校后,同学们如同吃了灵丹妙药,个个下笔如神,连最怕写作文的顾同学也得了“优”。他在作文中写道:“同样的东西,站得高,换个角度,感觉完全不一样。”老师在这段话下面画了好几个红圈,还写了评语:“有进步!”

山顶上的作文课,打通了我们求学的“任督二脉”。我们像一群饥饿的孩子扑向知识的面包,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。陆老师教我们换一种方法和思路,去发现美、欣赏美。他的那些话就像一堆堆火苗,引燃了我们的求知欲,照亮了未来的那片天空。

九月的风

李志石

九月的风,带着秋意轻轻吹
孩子们啊,翻开书本,收心归位
那页页的篇章,如同新世界
目光炯炯,期待着知识的滋养

课桌前的身影,笔直而认真
笔尖在纸上飞舞,拉直着每一个问号
收起昨日的游戏,专心于此刻的探寻
孩子们的心中,燃起求知的火焰

书包里装满了,新学期的梦想
紧握笔杆,决心书写自己的传奇
眼睛紧盯着黑板,耳朵聆听每个字句
心灵的窗户,已向知识敞开

课本的边角,已被密密麻麻的注解包围
那是孩子们,对知识的渴望与敬畏
每一次提问,都是对未知的探索
孩子们啊,你们的心,已被智慧牢牢牵引

午后的阳光,洒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
孩子们的脸庞,映出坚定的轮廓
新学期的征程,已经铺展开来
孩子们踏着坚实的步伐,向前迈进

九月的风,见证了孩子们的转变
从嬉戏到专注,从散漫到勤勉
收心于学,致力于知,不负韶华
在新的学期,书写辉煌的篇章



《致无尽岁月》水彩画

夏晓云

1960年生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美协水彩(粉)画艺委会委员,江阴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,曾任江阴市书画院院长。

深巷里的秋声

朱红伟

处暑虽至,但秋风却似含着带怯的少女,只在不经意间留下些许踪迹。天宇依然湛蓝,骄阳似火,仿佛夏日并未远去,而是在某个角落悄悄窥视着即将上演的秋之序曲。

为躲避白昼的酷热,我选择在日落时分漫步于邻近的生态公园。此时,夕阳如同一位丹青妙手,以天际为纸,挥毫泼墨,将晚霞渲染成一幅斑斓的画卷。从橘红渐变为淡紫,再由淡紫过渡至深蓝,直至夜色如帷幕般缓缓垂落,笼罩了整个世界。这一系列色彩的转换,仿佛是初秋的心事,既承载着夏日的热情,又暗藏着秋日的沉思。一阵微风轻轻吹过,带来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,如大自然最温柔的的低语,这是初秋特有的气息,正悄然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。

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缓步前行,一片荷塘映入眼帘。盛夏时节,荷花竞相绽放,美不胜收。而今,这些荷花已逐渐褪去了繁华的装饰,荷叶也由翠绿转为斑驳的枯黄,微微卷起的边缘仿佛是时间留下的痕迹。仍有几朵迟开的花朵,虽不再娇艳欲滴,却依然倔强地开放着,似乎在用最后的美丽与夏天告别。荷塘中的水面,偶尔荡起一圈圈细小的波纹,那是鱼儿在水中嬉戏,享受着这份最后的温暖,也是初秋以她独特的方式,与夏日作着温婉的告别。

走过荷塘,路旁的桂树在夏日阳光的沐浴下,显得格外繁茂。仔细观察,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花蕾隐藏在浓密的叶片间。它们或是纯白,或是嫩黄,在暮色中并不显眼,却已散发着淡淡的秋意。我深吸一口气,试图捕捉那还未完全释放的芬芳,想要沉醉于这花香中。

继续前行,左侧的一片橘林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些橘树上挂满了果实,经过一个夏季的滋润,如今已变得饱满圆润,在昏黄的灯光下,渐渐呈现出淡淡的黄色。那是成熟的标志,也是秋天的象征。它们沉甸甸地挂在枝头,仿佛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。偶有一两只归巢的小鸟飞来,在枝头欢快地跳跃,享受着成熟的喜悦。这一刻,初秋的味道不仅在于眼前那抹金黄,更在于那份沉甸甸的幸福,让人不禁心生向往。

初秋,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,更是一次对心灵的洗涤。在这里,我们学会了如何优雅地告别,耐心地等待,懂得了珍惜。我们将告别夏天的喧嚣与热烈,迎来秋天的宁静与深远;我们等待着未来的美好与希望,体悟着坚持与期盼的意义;我们珍惜眼前的每一次收获,品味着生活的甘甜与满足。初秋的味道,既有淡淡的离愁,更怀着深深的期盼,它是新生的起点。

夜色深沉,我踏着月光归去。在这看似无尽的炎热之中,只要你细心感受,便会发现那些不易察觉的秋意。那是初秋独有的韵味,正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每一寸空气中。

冬瓜有味

刘峰

又到秋风袅袅时,远在千里之外的我,仿佛又嗅到了醉人的冬瓜香,不禁忆起醇醇的冬瓜情。

父亲是一名种冬瓜的高手,“冬瓜大王”的绰号在十里八乡广为人知,一则经他侍弄的冬瓜,卧在菜园,像一只青石碌碡;二则他为人厚道,敦敦实实,跟冬瓜无异。

父亲种冬瓜,有“三要”秘诀,他也不保留,统统将之示人。“三要”即:基因要选好,土坑要挖深,肥料要下足。

每年秋天,他留下最壮硕的冬瓜,从中遴选出最优良的种子。第二年初春,趁着雪未消之际,他扛着镢,去菜园东南角刨出一个水缸大的坑。到了清明时节,他将发酵好的有机肥挑到坑里,将一捧种子播下,掩上土肥,踩实。

一周左右,芽儿拱出了地面,又嫩又壮。到底是基因好,半个月后,它们长出了叶,伸出了一掐就冒水的藤蔓。一个月后,它们像刚学步的婴儿一样,嫩青青的卷须四处绕着,挠得人心痒痒的。到了初夏,长势汹汹的瓜

藤宛如赶山的竹鞭,以土坑为圆心,翘着绿蓬蓬的藤尖,举着一顶顶小绿伞,到处攀爬,到处撒野,到处开花。爬着爬着,就攀上篱笆,钻进了周围邻居的菜园。

几座菜园,不久变成了花园。金黄的冬瓜花,像喇叭,似喇叭,如少女的舞裙,若玲珑的冰雕,弥漫着好闻的清香,惹得一只只肥胖的蜜蜂钻进钻出,数不清的彩蝶翩翩起舞,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昆虫爬来爬去,一派繁忙的景象。

父亲坚决不打农药,采用“油灯灭虫”的土办法。到了黄昏,他带着油灯和脸盆来到野外,在脸盆中盛些水,滴上几滴柴油,置之于菜地中央,再把点燃的油灯放到水盆中。害虫趋光,从远处纷纷飞来,跌落到水盆里,其翅膀一沾柴油立刻软化,不能飞翔,最后溺水而亡。对于郁郁青青的野草,他也不施除草剂,而用手扯。尤其是土坑之上,草及人腰。一场雨后,草又冒出,父亲再扯,成了一场持久的对抗赛。

花谢后,花蒂处结出了嫩瓜。此时正值农忙,根本没有人在意它。直到“双抢”时节,为改善伙食,父亲才想起了菜园里的冬瓜。那些天,邻里纷纷前来报喜。这一家告知:“我家菜园卧了你的好几个冬瓜。”那户又说道:“我家也卧了好几个‘炮弹’。”另一家也来喝采:“真不愧是‘冬瓜大王’,一个冬瓜有几十斤重。”

一家人一餐肯定吃不完一个冬瓜。作为一村之长,父亲决定与大家一起分享。他从菜园扛来一个30公斤重的冬瓜,从家里拿来一挂五花肉,在打谷场架起了一口大铁锅,码好了一堆柴火,准备烹制五花肉焖冬瓜。

柴火熊熊,白玉条一样的冬瓜与土猪肉焖作一锅,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,弥漫着诱人的香气。不光大人、小孩,就连猫狗也围着柴火灶打转。多日的劳累让乡亲们身体亏虚了,正好补一补。一勺勺泛着琥珀色油光的佳肴被浇在米饭上,味道鲜美,让排队等候的男女老少啧啧称赞。大口大

口吃在嘴里,一碗接一碗,是那么地香!一时间,村庄里像在过节。

三伏天,仿佛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。面对阴云密布,大雨即将倾盆,村民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,帮我家打谷,让繁重的农家体力活变成了一场欢乐的集体劳动。

一转眼,秋天到了!

父亲将一个长满绿毛的冬瓜摘下,搬到牛车上运回家。他没有顺藤摸瓜,将结在邻家菜园的冬瓜摘回,而是准备就地送给大家。然而,邻居们还是将冬瓜送来了。父亲开始推让,大家为此激动起来,乡情更浓了。

最终,大家抱回了冬瓜,父亲还答应送大家一些优良的冬瓜种子,让大家户户来年飘出瓜香。

为此,有人说父亲傻,说如果将这些“尤物”送到集市上,凭着“冬瓜大王”这个金字招牌,一定会卖一个好价钱。父亲却说,远亲不如近邻,少收一些冬瓜,却换来大伙儿的尊重,换来浓浓的邻里情,值!

